

星汉传记



马基雅维利传

[加拿大] 罗斯·金 著

刘学浩 霍伟桦 译 刘训练 审校

Machiavelli : Philosopher of Power

Ross King

近代政治哲学之父、帝王导师

美国图书馆协会年度最佳图书奖获得者 罗斯·金

揭秘伟大与邪恶的马基雅维利、

正说三百年禁书《君主论》传奇经历

译林出版社

马基雅维利传

〔加拿大〕罗斯·金 著

刘学浩 霍伟桦 译 刘训练 审校

Machiavelli : Philosopher of Power

Ross King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基雅维利传 / (加) 金 (King, R.) 著; 刘学浩, 霍伟桦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6

(星汉传记)

书名原文: Machiavelli: Philosopher of Power

ISBN 978-7-5447-6374-5

I. ①马… II. ①金… ②刘… ③霍… III. ①马基雅维利,
N. (1469~1527) — 传记 IV. ①K835.467=3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97072号

MACHIAVELLI by Ross King

Copyright©2007, Ross King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Phoenix-Power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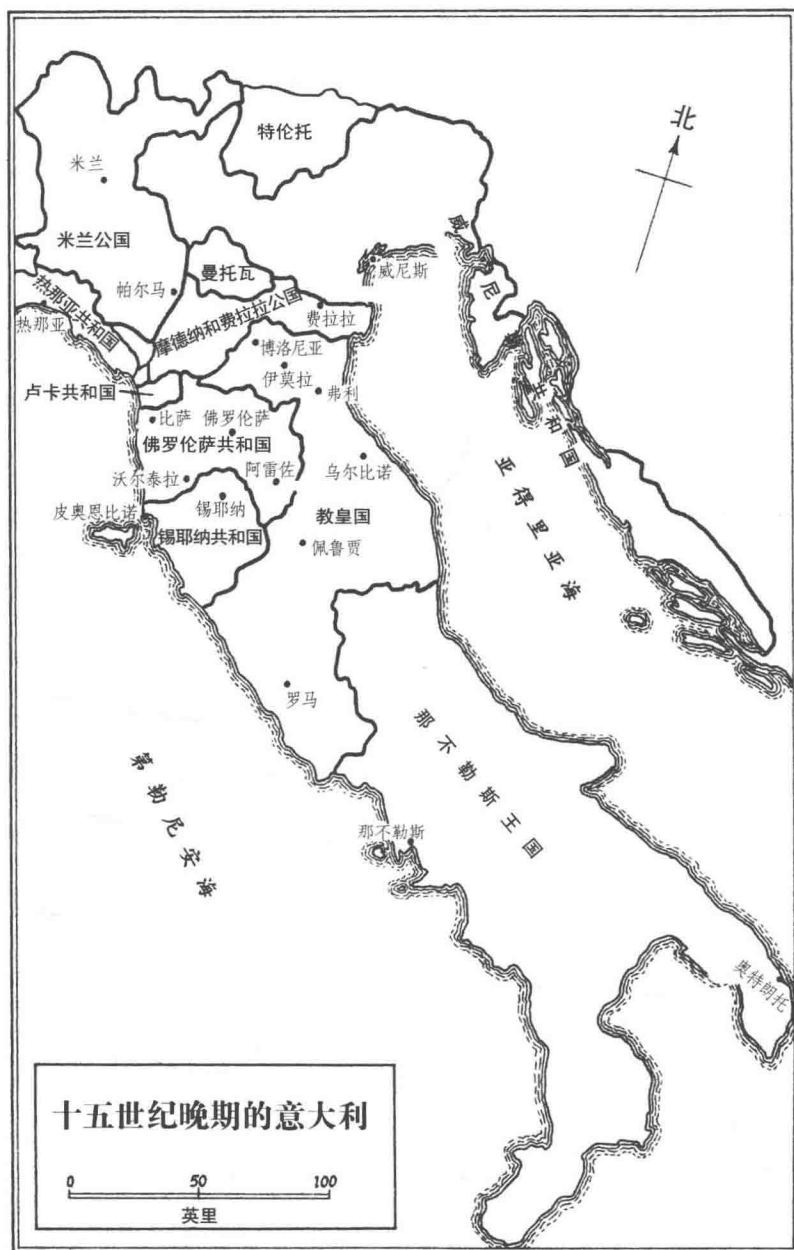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101号

书 名 马基雅维利传
作 者 [加拿大] 罗斯·金
译 者 刘学浩 霍伟桦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苑浩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13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374-5
定 价 3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克里斯托弗·辛克莱尔-史蒂文森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21
第四章·····	26
第五章·····	34
第六章·····	43
第七章·····	51
第八章·····	59
第九章·····	66
第十章·····	74
第十一章·····	82
第十二章·····	90
第十三章·····	97
第十四章·····	105
第十五章·····	115
第十六章·····	130
第十七章·····	144
第十八章·····	157
第十九章·····	168
第二十章·····	179
结语·····	189
致谢·····	195
引文注释·····	196
主要参考文献·····	202

第一章

1498年夏天，佛罗伦萨阿诺河畔的洼地里出现了一种新异的昆虫。那是一大群通体金黄的毛毛虫，它们有着一张人样的面孔——双眼和鼻子清晰可见——脑袋上还有个金色的光晕和小十字符。很快，它们便被称作“吉罗拉摩修士毛虫”。

“吉罗拉摩修士”就是来自费拉拉^①的吉罗拉摩·萨佛纳罗拉，一位魅力非凡、双眸碧绿的多明我会修士。六年来他用狂热而又严厉的布道词控制着佛罗伦萨的精神和政治生活，但到了1498年，他控制这座城的魔咒终于被打破。1497年夏天他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逐出教会，不到一年后，1498年5月23日的上午，他被绞死在城市的主广场。据史官记载这是为了惩罚他“在佛罗伦萨挑起纷争和传播非纯天主教教义”¹。他的尸体从绞刑架上取下即被焚化，随后人们从老桥^②上把骨灰丢进阿诺河，它们顺流而下来到那片洼地，几周之后毛虫们便在那里神秘出现了。

在1498年5月的佛罗伦萨，萨佛纳罗拉不是唯一一个被处死的，还有两个多明我会教士同他一起被绞死，而萨佛纳罗拉的其他支持者——他们被对手称为“痛哭派”——也遭受了同样悲惨的命运。修士最强大的政治盟友弗朗切斯科·瓦洛里被钩

① 意大利东北部城市。

② 阿诺河上一座石拱桥，修建于中世纪。

镰砍死，他的妻子被弩射死，其他大批“痛哭派”被罚款或被剥夺政治权利。几个来自圣马可修道院的修道士被流放，萨佛纳罗拉曾在那里做过院长，甚至连圣马可修道院里那个外号“痛哭”的钟都没能幸免：它从塔楼上被取下后，先是被公开“鞭笞”，然后被“逐出”佛罗伦萨。

政府高层也展开整肃，萨佛纳罗拉在佛罗伦萨执政团^①中的同情者被迅速清洗。负责处理外交事务的“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成员全部被免，负责刑事工作的“公安八人委员会”成员也是如此。同样丢掉职位的还有秘书厅的亚历山德罗·布拉奇，他被29岁的政坛新星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取代。29岁——初具被选举权的年纪——对一个如此重要的职位来说确实是太年轻了。在佛罗伦萨，大部分青年男子24岁之前都要听命于父亲，有些到了28岁才算成年。然而，马基雅维利强大的才智、无可挑剔的教育以及惊人的精力与雄心可以弥补他的年轻与缺乏经验。

1469年5月3日，马基雅维利出生于佛罗伦萨，是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和妻子巴尔托洛梅亚的长子。“我出身贫寒，”尼可罗后来写道，“很小的时候就晓得如何节衣缩食以致无法茁壮成长”。¹¹如同他写下的其他事情一样，这种说法多少有些言过其实。他的母亲应该是一个古老而显赫的家族的后裔，而他的

^① 佛罗伦萨共和国以执政团（Signoria）为最高行政机构，执政团九名成员称为执政（Priori），以抽签的方式选举产生，任期两个月，期满后由另一届人员接任；执政团首领称为正义旗手（Gonfalonier of Justice/ gonfaloniere della giustizia）。1502年，佛罗伦萨把正义旗手一职的任期从两个月延长到终身，并把它授予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恩主皮耶罗·索德里尼，直到1512年被重返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推翻。

父亲则来自一个富裕的家族，在佛罗伦萨南部绵延起伏、布满葡萄藤的山丘上世代拥有大片土地。但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不算个富人倒也是真的。他曾在一份税务文件上相当诚实地说自己始终“没什么挣钱的工作”。^③但他住在佛罗伦萨圣灵区的一所大房子里，靠近老桥；佛罗伦萨之外他还在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村拥有一座农场，葡萄园、苹果园、橄榄树和牲畜一应俱全。此外，他在乡间还有一家小酒馆和一间肉铺。

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曾受过法学训练，并从事法律事业，他成了一名律师，不很勤勉，业绩平平。不过，他在佛罗伦萨显然享有一流法学头脑的美誉。他与佛罗伦萨秘书长、著名学者巴尔托洛梅奥·斯卡拉成了朋友，这人在1483年的题为《关于法律与司法审判的对话》的论文中称自己为法学专家。但贝尔纳多对书的热爱才是他最显著的特点。由于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他谙熟拉丁文法，书法优美，娴于撰写遗嘱、为商业与婚姻契约出具证明。他对人类事务的思考远比此类文书工作之需更为广博与犀利。到十五世纪七十年代，他开始涉足古典文学，他能够旁征博引诸如柏拉图、查士丁尼、西塞罗和拉克坦提乌斯^①等作家的作品。斯卡拉的《对话》中对他的评价也许恰如其分。贝尔纳多会为他的私人图书馆不惜重金购置各种版本的李维和马克罗比乌斯^②等作家的著作，如果他买不起，就去圣十字女修道院图书馆之类的地方借来。他最珍贵的书籍之一是某个版本的李维《罗

① 拉克坦提乌斯 (Lactantius, 约240—约320)，早期基督教拉丁教父，著有《神圣教规》《论迫害者之死》《上帝的愤怒》等。

② 马克罗比乌斯 (Ambrosius Theodosius Macrobius, 生卒年不详)，法学家和哲学家。

马史》，这是他免费得来的。这是因为他之前为佛罗伦萨的出版商编写了该书的地名索引。在十一年后的1486年，他又为书做了皮革封面，为此他从乡下的酒馆拿了三瓶红葡萄酒给装订匠。

贝尔纳多对古典文学和历史的推崇在当时并不罕见。对古代世界文化强烈的执著使得佛罗伦萨处于新的智力活动与艺术活动——这便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人文主义”——的前沿，这些活动把智力活动的重点从神学转移到更世俗的研究，这曾经是古典文学的基石。1375年到1406年之间的佛罗伦萨秘书厅秘书长，是个叫作科卢乔·萨卢塔蒂的学者，强调能给现代道德和政治生活提供重要的教益的是古典文本而非《圣经》。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也亲身实践这些文本，实际上把它们当作是写满日常文明与道德生活智慧的操作手册。他们相信，比起其他作品，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作品可以提供教育儿童、发表演说、成为好公民或治理国家的最佳方式——这些行动与追求会使一个人（及一个社会）幸福和繁荣。

人文主义者们为十五世纪的欧洲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和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他们从很多地方汲取灵感，其中之一便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对中世纪的基督徒而言，政府、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都是上帝规定好的，但十五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就像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认为这些社会制度是人造的，因此值得研究并可以改变它们。虽然许多人文主义者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们对人类事务而不是超越性价值更感兴趣。关键在于，他们强调用古典的而不是基督教的视角看待人的本性：人并非被原罪败坏而需要上帝恩典

的拯救，人是自由的、有创造性的、自主的，兼具高级的理性与基本的激情。

贝尔纳多应该早就下定决心，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让他的儿子从佛罗伦萨繁盛的人文主义文化中得到滋养。7岁生日后的第四天，尼可罗就开始跟随当地一位被称为马泰奥先生的教师学习基础拉丁文。这位教师在一所靠近圣三一桥的房子授课，离马基雅维利家很近。接下来的几年间，尼可罗在一位更加有名的老师保罗·达·龙奇廖内指导下学习了算术和拉丁文写作。作为一个颇有声望的教师，保罗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克里斯托弗罗·兰迪诺的朋友和同事。兰迪诺在1481年发表的关于但丁的评论深深地打动了佛罗伦萨的“城市之父们”——就如彼时的诗人、学者受到人们敬重的那样——他获赠一座城堡。

马基雅维利那时似乎已经来到兰迪诺教授诗歌和演讲的佛罗伦萨学堂进修。这座大学成立于1348年，1473年迁至比萨。我们对马基雅维利的读书岁月基本一无所知，但似乎可以肯定地说，他在学堂活跃的学术气氛中取得了进步。马基雅维利是一个迷人的伙伴。他可能不是那种样貌上讨人喜欢的人，体态修长，有着薄嘴唇、小下巴、塌脸颊和黑发平头。不过他思维敏捷、幽默风趣，掩盖了那苦行僧般的容貌；他大部分肖像——尽管都在身后绘成——往往会特别突出嘴角泛起的那一丝颇具讽刺意味的微笑。虽然他是古典作品的忠实读者，却也执迷于不那么高雅的消遣，如赌博和召妓。一个朋友称他“魅力超群、谈笑风生”，而另一位则表示他的段子和俏皮话简直让每个人都“笑破肚皮”。他开始以“马讥雅”知名，这个词和“污蔑”一词构

成双关，指他的毒舌和玩世不恭给他人带来的不快。^①

通过教授人文主义的核心科目，如修辞学、文法、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这所学堂为马基雅维利打下了坚实的人文主义基础。有篇文本他似乎研究得特别用心，那是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他亲手抄写了这篇七千四百行的长诗，这个抄写本的唯一手稿于1417年被重新发现并带回佛罗伦萨。年少的马基雅维利一定是被卢克莱修的核心观点吸引：应当通过运用理性并研究自然的内在运作机制来摒除恐惧和宗教迷信。^{IV}

马基雅维利既创作诗歌又思考哲学。他年轻时的三首习作汇总收入一本诗集，由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绘制插图。这本诗集还收有十首洛伦佐·德·美第奇（史称“豪华者”）的诗作。洛伦佐自1469年——马基雅维利恰巧在这一年出生——至1492年去世期间是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在佛罗伦萨，美第奇是最为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洛伦佐的祖父科西莫·德·美第奇是欧洲最富有的银行家的儿子，他在1434年推翻原政府之后成为佛罗伦萨的实际领主。这个家族从此统治这座城市达六十年，名义上奉行共和制，但事实上却把权力集中在他们的支持者手上。

科西莫和洛伦佐都是艺术事业慷慨而挑剔的赞助者，他们出资修建教堂和宫殿，支持著名的新柏拉图学院，学人在佛罗伦萨城外的卡雷吉庄园聚会。不过，此时马基雅维利与美第奇家族的关系有多亲密都只是推测。他似乎是，至少有一段时间是，一个人文主义学者、艺术家和哲学家小圈子（年轻的米开朗基罗

^①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姓氏的前几个字母（Machia）与“玷污、污蔑”（macchia）在拼写和发音上相近，这里音译为“马讥雅”。

也属于这个意气风发的小组织)里的一员,洛伦佐资助着这个圈子。马基雅维利的诗作中还有一首是献给洛伦佐小儿子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这些诗在十五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收入诗集,此人应当是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不管这个组织是什么性质,它在1494年失去供养。当时,一场反对洛伦佐傲慢无能的长子皮耶罗(史称“不幸者”)的人民起义赶走了美第奇家族。

那时马基雅维利快30岁了,他已经找到可以充分发挥才智的事业。政治流淌在他的血液中。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众多家族成员都在佛罗伦萨有个一官半职,总计有十三位马基雅维利族人被擢升至政府最高职位,即正义旗手。其中最多彩的职业生涯是乔瓦尼·马基雅维利缔造的,他俨然是一个当代版的但丁,尽管曾谋杀一名牧师并被控犯有强奸罪,但仍旧多次被推上最高位。其他出名的马基雅维利族人就只有弗朗切斯科和吉罗拉摩,他们都是贝尔纳多的远房表亲,都因反对科西莫·德·美第奇的寡头统治而被问斩。

尼可罗没有被这些亲戚们的命运吓倒,在萨佛纳罗拉倒台前风云诡谲的几个月里他应该已经涉足政治了。1498年初,他曾竞逐执政团第一秘书,该职位为共和国执政团提供行政支持。同时参与竞争的还有另外三位候选人。他没能获得足够的票数,这可能是因为他属于反萨佛纳罗拉派。^v但是变革的春风很快就把他送上了台。就在处死萨佛纳罗拉和严酷镇压“痛哭派”后的三个月,他便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1498年5月28日,负责任命共和国大使和其他官员的“八十人咨议会”提名他担任重要且显赫的秘书厅第二秘书长一职。作为一项需批准的任命,这

项提名被送至由约三千名公民组成的大型集会“大议会”^① 面前。马基雅维利再次发现自己面对三个对手，但这一次，6月19日，他被选上接替亚历山德罗·布拉奇完成两年任期的剩余部分。马基雅维利——这个名字日后与毒辣、残忍的统治同义——上台了，是他的公民同胞们选择了他。

佛罗伦萨的环形城墙内居住有大约五万人，1494年美第奇被驱逐后恢复为共和国。“大议会”是共和国的基石，该议会由29岁以上的佛罗伦萨人组成，有权立法和选举由政府行政部门（执政团）提名的官员。执政团由八名执政（或称长老）和政府首脑即正义旗手组成。这九个人与各种委员会，比如“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和“公安八人委员会”，共同磋商制定共和国国策。他们之间所有的往来文件——报告、信函、协议——都由秘书厅的秘书们准备。

佛罗伦萨秘书厅不是普通的官僚机构。一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由佛罗伦萨最有才华的文学头脑构成：诗人、历史学家、通晓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者。政府的官方文件总是用拉丁文写成，要求达到最高的行文标准。从科卢乔·萨卢塔蒂开始，官方文件中充满了古典名言和典故。1498年，马尔切洛·维尔吉利奥·阿

① 1494年民众政府建立后，佛罗伦萨恢复了传统的人民大会和公社大会，并将二者合并为一个机构，即所谓“大议会”（Consiglio maggiore/Consiglio grande，也译“大参议会”或“大议事会”）。任何公民，只要按规定纳税，年满29岁，三代之内至少有一人曾有资格在三大行政机构（执政团、贤人团和旗手团）任职，便有资格参加大议会。1512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大议会被废除。

德里亚尼当选秘书厅第一秘书长，成功地保持了这一卓越的文书传统。除了在秘书厅任职，他还是一名研究古希腊的学者，在佛罗伦萨学堂教授诗和修辞。亚历山德罗·布拉奇同样才华横溢，他用拉丁文撰写了三卷诗集，并把埃尼亚斯·西尔维厄斯·皮科洛米尼的《两位爱人的故事》译为意大利文，这是一个写于十五世纪四十年代的有关不贞情欲的故事，作者即是日后的教皇庇护二世。

到1498年，有多达十五到二十个秘书在秘书厅任职，他们大多数不是受训为律师，就是人文主义学者。有一半人接受负责外交事务的第一秘书长的领导，其余的则要为第二秘书长服务，此一职位自1437年开始设立，负责协助处理日益浩繁的政府文件。作为第二秘书长，至少在理论上讲，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应当关心的是国内事务。然而，精打细算的执政团常常让秘书长们充当自己的公使，授权他们去国外地区，却不享有大使应有的排场和费用。此外，第二秘书长要给负责共和国对外关系事务的“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提供行政支持。事实上，在7月14日那天，刚刚进入秘书厅一个月的马基雅维利就被正式任命为“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的秘书，这个位子使得他不能待在办公室的办公桌前起草国内事务报告，而必须作为佛罗伦萨公使和大使跨马扬鞭出使外国。尼可罗即将去考察这个世界了。

作为第二秘书长，马基雅维利的年薪是一百二十八个弗罗林。这个数目虽然谈不上多却也够舒适生活之用，要知道一个佛罗伦萨熟练工匠的年收入大约在八到九弗罗林之间。他有一批助手为他工作，其中包括一个朋友，比亚焦·博纳科尔西，以

及一位名叫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的律师，他是探险家阿梅里戈·韦斯普奇的堂兄弟。所有这些工作人员都挤在一间狭窄的办公室里，那是市政宫二楼一个朝北的房间。市政宫是一座巨大的堡垒般的建筑，是佛罗伦萨的政府所在地。^①要来到这间办公室需要通过一个相对宽敞的房间——百合花大厅，那是执政大人们的餐厅。百合花大厅装潢华丽，有大理石的门廊和镀金的天花板。多那太罗的大卫大理石雕像主宰着房间，墙壁上的由米开朗基罗的第一位老师多梅尼科·基尔兰达约绘制的圣徒壁画是一大特色。

百合花大厅里还有一块装饰。大约在1400年，一个命运之轮已经被画在它的一扇门上，并配有一首十四行诗，警示人们不要信任善变和任性的命运女神。^②这一警示俨然与萨佛纳罗拉及其支持者被戏剧性地推翻之后的岁月变迁颇为契合。不过，在1498年夏天，当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将要迈出入权力中心的第一步时，命运女神看起来是对他笑脸相迎的。

^① 即是为更加准确起见，我把这座建筑——现在被称为旧官（Palazzo Vecchio）——叫作市政官（Palazzo della Signoria），这是它在马基雅维利任上的名字。直到美第奇1549年得到皮蒂官（Palazzo Pitti），它才叫作现在的名字“旧官”。那时美第奇家族废弃市政广场（Piazza della Signoria，他们曾把它当作自己的官殿），改用他们位于阿诺河南岸的“新官”。原文注。“我”即指本书作者。

第二章

画完佛罗伦萨新圣玛利亚教堂的系列壁画《施洗者圣约翰生平写照》后，多梅尼科·基尔兰达约用华丽的辞藻写道：“作于1490年，创作期间这座以胜利、艺术与建筑名世的美丽城市安享着伟大的繁荣、康宁与和平”。然而，这种繁荣、康宁与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从1492年“豪华者”洛伦佐去世，到1498年吉罗拉摩·萨佛纳罗拉被处死的那几年，这座城市始终动荡不安、灾难重重。强风暴带来的一连串歉收导致了饥荒，到1497年春天，佛罗伦萨饿殍遍地。那年夏天，瘟疫和热病伴随日食出现，每天有上百人死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瘟疫时常降临佛罗伦萨，最近一次则发生在杀死萨佛纳罗拉的那个月。更糟糕的是一种被称作“法国病”的新病——其实就是梅毒——出现，患者生出疔子后毁容，某些情况下还会让人失明。佛罗伦萨人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说：“疫情令人惊恐，堪称最严重的灾难之一。”然而，在许多人看来，那些年里降临佛罗伦萨——实际上也是整个意大利——最大的灾难，乃是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半岛。

十五世纪九十年代的意大利半岛是十几个独立的王国、公国、采邑、城市国家和共和国的大杂烩。不过，其中有五支势力占据主导地位。北方的两大主要势力是斯福尔扎家族控制下的米兰公国以及领土和影响力沿运河与泻湖深入内陆的威尼斯